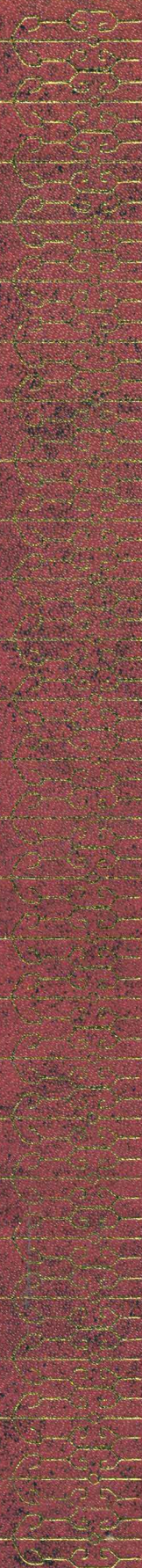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地方官學總部

主編：胡金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中華大典》
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325-5732-5

I. ①中…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百科全書—中
國②教育制度—教育史—中國 IV. ①Z227②G5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98963 號

ISBN 978-7-5325-5732-5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制度分典(全九冊)

編纂: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200021)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 五三五 字數: 一六四〇〇千字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5732-5/G·510

定價: 三八八〇圓

《地方官學總部》提要

地方官學又稱鄉學，是指由各級地方政府直接舉辦甚或管理的各類學校教育機構，諸如西周時期的鄉學，漢代的郡國學校，唐代的府學、州學、縣學與府州醫學，宋代的州（府、軍、監）學、縣學，元代的路學、府學、州學、縣學，明清時期的府學、州學、縣學以及設於鄉間的社學等，均屬此類性質的教育機構，其設置的目的旨在為朝廷和地方培養各種統治人才、教化地方百姓。古代地方官學一般設在地方行政治所所在地，學生主要來自本地區。地方官學是我國學校教育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且與地方行政區劃有著密切的關聯，但又並非完全對應重合。例如，漢代只有郡、國一級行政有地方學校設立，而縣則無官學設置；宋代地方行政區劃有路、州（府、軍、監）、縣三級，但地方官學只有州（府、軍、監）學和縣學兩級。地方官學對於培養人才、教化地方、傳播文化曾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本總部依次由七個緯目組成：題解、論說、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錄。其中題解主要是關於鄉學或郡國學校、州縣學校、社學等各類地方官學學校名稱、義涵、概念、特點的闡釋；論說主要是關於各類地方官學設立的目的，其設立對於國家、社會、民衆的價值、作用、意義等的論述、奏章等；綜述主要是關於各類地方官學設立的時間、地點、緣由、經過、興衰變遷的脈絡軌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名錄、人數及其來源、待遇和出路，學校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教育、教學、考試制度，經費來源及其管理制度，以及各種學校管理規章等，在本緯目下，按歷史順序將不同性質的地方官學作為其子目分別進行分類編排，依次列有泮宮、路學、州學（府、軍、監學）、縣學、鄉學與社學、醫學、陰陽學、語言學校、軍事學校、實業學堂、師範學堂、普通學堂、其他地方學校；傳記主要收錄在地方官學中擔任過教育者、管理者，或者在其中接受過教育的學習者的傳記資料；紀事主要收錄地方官學中發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地方官學師生獲得的獎懲，影響地方官學存毀、興亡的事件等的資料；藝文主要是關於稱頌、描繪地方官學建設、發展的詩詞、歌賦、辭聯、箴銘、小說等資料；雜錄主要收錄未收入以上緯目但又有價值的教育史料，例如有關地方官學發生的重要教育事件、事實的記述、考證，歷代地方官學師生的生活狀況和課餘活動等資料。

目録

地方官學總部・目錄

地方官學總部

主編：胡金平

《地方官學總部》提要

地方官學又稱鄉學，是指由各級地方政府直接舉辦甚或管理的各類學校教育機構，諸如西周時期的鄉學，漢代的郡國學校，唐代的府學、州學、縣學與府州醫學，宋代的州（府、軍、監）學、縣學，元代的路學、府學、州學、縣學，明清時期的府學、州學、縣學以及設於鄉間的社學等，均屬此類性質的教育機構，其設置的目的旨在為朝廷和地方培養各種統治人才、教化地方百姓。古代地方官學一般設在地方行政治所所在地，學生主要來自本地區。地方官學是我國學校教育系統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且與地方行政區劃有著密切的關聯，但又並非完全對應重合。例如，漢代只有郡、國一級行政有地方學校設立，而縣則無官學設置；宋代地方行政區劃有路、州（府、軍、監）、縣三級，但地方官學只有州（府、軍、監）學和縣學兩級。地方官學對於培養人才、教化地方、傳播文化曾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本總部依次由七個緯目組成：題解、論說、綜述、傳記、紀事、藝文、雜錄。其中題解主要是關於鄉學或郡國學校、州縣學校、社學等各類地方官學學校名稱、義涵、概念、特點的闡釋；論說主要是關於各類地方官學設立的目的，其設立對於國家、社會、民衆的價值、作用、意義等的論述、奏章等；綜述主要是關於各類地方官學設立的時間、地點、緣由、經過、興衰變遷的脈絡軌跡，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名錄、人數及其來源、待遇和出路，學校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者，教育、教學、考試制度，經費來源及其管理制度，以及各種學校管理規章等，在本緯目下，按歷史順序將不同性質的地方官學作為其子目分別進行分類編排，依次列有泮宮、路學、州學（府、軍、監學）、縣學、鄉學與社學、醫學、陰陽學、語言學校、軍事學校、實業學堂、師範學堂、普通學堂、其他地方學校；傳記主要收錄在地方官學中擔任過教育者、管理者，或者在其中接受過教育的學習者的傳記資料；紀事主要收錄地方官學中發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地方官學師生獲得的獎懲，影響地方官學存毀、興亡的事件等的資料；藝文主要是關於稱頌、描繪地方官學建設、發展的詩詞、歌賦、辭聯、箴銘、小說等資料；雜錄主要收錄未收入以上緯目但又有價值的教育史料，例如有關地方官學發生的重要教育事件、事實的記述、考證，歷代地方官學師生的生活狀況和課餘活動等資料。

目錄

題解 七

論說 九

綜述 一五二

先秦 一五二

泮宮 一五二

稷下學宮 一五五

秦漢 一五七

學室 一五七

郡國學 一五七

三國魏晉南北朝 一六〇

州郡學 一六〇

隋唐五代 一六一

府學 一六一

州學 一六三

縣學 一六九

鄉學 一七六

醫學 一七六

其他學校 一七七

兩宋 一七七

州(府)學 一七七

縣學 二八二

醫學 三五四

小學 三五五

其他學校 三五六

遼金元 三五六

路學 三五六

府學 三七七

州學 三八九

縣學 四一五

醫學 四四六

蒙古字學 四五六

其他學校 四五九

明 四六〇

學政、提學 四六〇

府學 五〇三

州學 五六三

縣學 五八六

都司、宣慰司學 六七二

衛學 六七五

社學 六七九

武學 六九二

醫學、陰陽學 六九三

清前期 六九九

府、州、縣學 六九九

社學、義學 九二三

其他學校 九三〇

清後期 九三三

大學堂 九三三

普通學堂 九六〇

蒙養院(幼稚園) 一〇二七

女學堂 一〇三三

師範學堂 一〇四七

語言學堂 一〇七八

實業學堂 一一〇三

軍事學堂 一一四九

警務學堂 一二〇七

財稅學堂 一二〇九

滿蒙藏漢文學堂 一二一〇

其他學堂 一二一六

傳記 一二一八

紀事 一二六〇

藝文 一三二九

雜錄 一三四八

圖表 一四〇八

題解

《尚書·禹貢》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鉉，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孟子·滕文公上》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

《禮記·王制》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禮記·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漢書·食貨志》 在壁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略》于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壁，冬則畢入于邑。《略》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携。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咏，各言其傷。

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下窺牖戶而知天下。

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 四萬戶已上為上州，三萬戶已上為中州，不滿

為下州。凡三都之縣在城內曰京縣，城外曰畿縣。又望縣有八十五焉，其餘則六千戶已上為上縣，二千戶已上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皆為下縣。凡天下之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六十一。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廓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

《唐大詔令集·冊尊號赦上·天寶七載冊尊號赦》 古者鄉有塾，黨有庠。所以明尊卑之儀，正長幼之序，風化之道，義在於茲。先置鄉學，務令敦勸。如聞郡縣之間，不時訓誘，閭巷之內，多虧禮節，致使言詞鄙褻，少長相凌，有玷清猶，何成雅俗。自今已後，宜令郡縣長官，申明條式，切加訓導。

《全宋文》卷二〇九章得《餘杭縣建學記景德三年》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所以尊師道而崇儒術，厚風俗而正人倫也。

《全宋文》卷一七〇一焦千之《樂清縣建學記》 古人為政，未有不先庠序之事。蓋教化所由出，而陶染乎風俗，使至於善，有助於政，其功其博，非今所謂科舉之習而世俗之學也。然其所主教導，則有師氏之職，日談乎詩書禮樂之訓，孝悌仁義之行，淳愚勵昏，為智為明，勗之於先王之道，而習為君子之事者也。

《全宋文》卷一二八〇劉敞《上仁宗請州各辟教官疏嘉祐二年十二月》 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偽不雜矣。

《全宋文》卷一〇八三陳襄《杭州勸學文熙寧五年》 某嘗謂學校之設，非以教人為辭章，取祿利而已，必將風之以德行道藝之術，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興治美俗也。

洪适《盤洲文集》卷三《虔州重建教授廳記》 國家立天下學校，置教授，即周師氏、漢博士、唐文學之職，所以化民成俗，傳道受業者也。

楊簡《慈湖遺書》卷九《家記三論春秋禮樂》《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康成求術之說不獲，乃曰：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此說殊未安。按《周禮》六鄉設官，掌書德行道藝書有學者。六遂設官，修稼改趨稼事。蓋士居六鄉，農居六遂。遂非建學之所。《說文》：術，邑中道也。夫鄉學自五百家之黨有序之外，不聞別有講學之地。則道路之旁設序，可以講學，為宜為便。則術序為鄉學明矣。何必改讀，改讀又礙。

黃幹《勉齋集》卷三五《帖軍學請孟主簿充學正》 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儆。

王炎《雙溪類稿》卷二〇《上蘇郎中》 然自大體觀之，朝廷開設學校，所以養人才，厚風俗，將於是乎在。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美，為教官者則亦有罪矣。

《吏學指南·府號》 學，傳業講習之舍也。三代曰校、庠、序，漢文翁始置學。

《明太祖實錄》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命郡縣立學校。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略】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教者，黜之。」

《明太祖實錄》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巳，上諭中書省臣曰：「【略】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宋訥《西隱集》卷六《送國子生劉士能還京序》 昔孟軻氏論王政於齊梁，兩言庠序之教。蓋庠序天理人心之本所在，維持風化者孰要於此哉！是不可一日廢也。【略】

蓋古之為學，人材多由庠序而出，國學之設，不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士也，凡民俊秀得預乎教養者，員亦有差。乃知天下為學者，少長習熟於黨庠遂序之間，培植涵養，殆非一日。有族師以書其孝弟，有黨正以正其齒序。至於禮射行藝，又有察之之官。古人重黨庠遂序也如此，宜乎人材盛於周也。

聖天子以教化原於學校，郡縣之學既設官以教也，又增廣生員，擇國子而分教焉，是即黨庠遂序之學乎！

《女子世界》第九期呂碧城《論某督札幼稚園公文》 學堂者，培養人才之地，賴以強種保國者也。故有國家者，無不以學堂為立國之本。國者，合男女眾民而成也，則男女之學務必當并重，不可偏廢，此為東西各國所公認，無待贅述者也。

論說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漢書·文翁傳》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資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郡國鄉黨之學》魏明帝時，延壽亭侯高柔上疏曰：漢末陵遲，禮樂崩壞，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州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

《冊府元龜》卷六〇二《學校部·奏議》王導，元帝初還驃騎軍將領中書監。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

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膚，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而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事，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繇乎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素之業者，浮薄之道息，教始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依，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廢。」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達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振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饗養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僇作泮宮而淮夷服，桓公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復道教，使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

《宋書·禮志一》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強大，吳起、屈原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騖之時，以馬上爲家。逮於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真通才也。

今使三時既務，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

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全晉文》卷一四〇湛方生《修學校教》 貴郡之境，山秀水清。嶺舉雲霞之標，澤流清曠之氣。荆藍之璞，豈不在茲。

《冊府元龜》卷六〇三《學校部·奏議》 後魏高允爲中書令，獻文初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於今。朕既纂統大業，中外咸安，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奇。鄉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無雅誦之聲，京邑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惠章昔典，經聞儒風，方事尚殷，弗遑克服。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業，萬國咸寧，百揆時序。申祖宗之遺志，興禮樂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縉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觀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營建學校，以勵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二百人；次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通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進高門，次及中第。」獻文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全後魏文》卷十八中山王英《奏請遣使就郡校練學生》 謹案學令，諸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校練。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蕙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于下國，四門之教，方構于京廡，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僞造之流，應問于魏闕，不革之輩，宜返于齊民，使就郡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選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蕭繹《請於州置學校表》 臣聞公官之南，四術四

教，司樂成均，六詩六律。《韶》《濩》既舞，羽籥之道行焉；黨塾茲備，離經之志辯焉。故不升嵩霍，豈識乾行之峻；不臨溟渤，安知地載之厚。泊乎秦焚金篆，周亡玉鏡，羣言爭亂，諸子相騰。《書》則夏侯歐陽，《易》則神輪、道訓，《詩》乃齊魯毛韓，《傳》稱周左張夾。《禮》有《曲臺》、《王史》之異，《樂》有龍德、趙定之殊。伏惟陛下，撫五辰而建五長，播九德而道九州。容成爲歷，興景雲之瑞；伶倫吹律，應黃鐘之琯。撥亂反正，經武也；制禮作樂，緯文也。若非六經庖厨，百家異饌，《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豈能暴以秋暘，紆就望之景；濯以江漢，播垂天之澤？

朱銘盤《南朝陳會要·職官·會議》 天嘉初，沈不害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上書請崇建儒官。詔付外詳議。

《全唐文》卷一三三李大亮《昭慶令王璠清德頌碑》 地邇幽燕，境連趙魏，士多剽悍，人尚囊韃。自戎馬在郊，鳴鑼接響，騎射馳逐，罕習《詩》《書》。公撫教以仁，崇文備武，斌斌維半，君子道存。開設學校，檢閱庠塾，人如顏閔，俗同鄒魯，公之興學也如此。【略】

《全唐文》卷二六六李乂《對成都令勸學判》 得成都令江延，調縣中子弟二十已上，除其吏徭，各率環刀一密布十，令詣太學。府司科擅賦斂，錄事批放，仍舉科諸生謀殺之罪。

郎官上應列星，惟帝稱難，邑宰下宣風化，得人斯委。江延材膺訓俗，功寄臨人，拜職周京，銅章之秩六百，隨班蜀國，劍門之路五千。冀行鄒魯之風，思變彭岷之俗，上琴臺而馴翟，依石鏡而翔鸞。將宏富教之宜，用廣文儒之業，爰調子弟，是蠲徭賦。環刀密布，聚糧求任土之資，裂裳負笈，函席就橫經之道。惜乎英靈莫嗣，曾摩尚於樞衣，剛悍猶傳，遂有歌於剗刀。不漸文翁之化，有逾原壤之愆，擅賦之條，在江延之何負，謀殺之狀，顧諸生而已彰，上藩之斷頗乖，錄事之批爲得。

《全唐文》卷五一九梁肅《崑山縣學記》 學之制，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道汙則政汙。崑山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燹薦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曆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而釋奠於廟。退而嘆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爲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爲？」乃論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啟宇於廟垣之右，聚五經於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

經學，俾爲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數大猷以簞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僉曰：「公之設教，矯其末不墮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爲《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爲縣之明年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五《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學師弟子者。

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

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

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全唐文》卷一二九前蜀王建《郊天改元赦文》 國之教化，庠序爲先，民之威儀，禮樂爲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正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

《全宋文》卷五五一張俞《答吳職方書》 俞頓首：「二三月至導江，遂入山，復歸治弊廬，加以人事，久不啓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釋思仰之勞。相示府公謂俞所作《講堂頌》爲叙己之德，於書銜立石，體未便安，俾別爲記。聞之惶恐。俞遊天下二十餘年，知識士人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作講堂，願爲之記。」及行，又云：「記成，願示其文。」今年二月醇翁見語，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趙先之及諸士大夫，累累相問《講堂記》如何。因念國家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凡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殆千百數，爛漫甚矣，古未嘗有也。且蜀郡之學最古，又世傳其文翁講堂久壞，今府公復作之，高明宏壯，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擬。苟欲作記，則土木

尚未足稱也。且記之名又不足鋪揚講堂之義，唯歌頌可以傳於無窮。【略】且郡府之有學校，學校之有講堂，乃刺史爲國家行教化，論道義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於義可領乎。【略】況夫《講堂頌》者，始稱國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興勸之由，遂明學者講勸之義。

《全宋文》卷七三九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遍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帝，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全宋文》卷九三〇甯智《創建文廟碑記嘉祐二年》 虞夏商周之政，亘百千

紀，功業章章，號曰天下之盛王也。無他，要一本於學校。故宋庠序鼓樂頌宮之名，星爛簡冊，家塾黨庠之制亦繁焉。以而教化完備，風俗純壹，人趨治，若下坂之走丸也，刑罰近於不試。及衰季，孔子毅然有力，斯文未喪。戰國權謀相尚，儒術不絕若綫，絃誦之地，寂寥無聲，獨孟軻潛心古道，始歷聘齊梁之間，重申其教。荀卿繼之於後，皆羽翼六經，世賴以濟。噫，秦乘間位，欲愚天下之人，燔焚典籍，使學者逃難，重藹遠去。先王正途壅底，可爲於邑。炎劉既奮，大樹成均之法，卿大夫之才之美，由此而出，如公孫、兒寬之徒，高蹈爵位，宜乎文章與三代同風。今天子踐祚越三十年，循治古之迹，不下漢氏。漸仁摩義，冠帶萬里，雄傑豪俊，比肩於朝廷之上，由養之有素也。慶曆中，詔郡縣立學，蓋憂四方耳目未盡開導。曲沃，萬家之封也。當時居上者慮功計費，遂不克有學。逮孫公得邑於此，喟然嘆曰：「今太平在御，濬詩書禮樂之源，守宰當承流潤澤。苟不驅人於善，日遠於罪，聖賢之事，或幾乎息矣。」翌日，太學助教吳昌和遂獻其材，邑中嚮義者相繼而至，不翅若償其願也。因相孔子廟越學舍總六十間，先生弟子，各有攸處。由朝迨夕，幾三十人，聞者號爲希闕。吾知夫百里之地，靡靡然皆入於治。異日復有脫布巾草屨之踐，翱翔青雲，輔翼當世。不幸而窮，則飽德與義，有士君子之器，閭里矜式。學之誘人如是，不盛哉！與夫鑿池築臺，極遊戲之樂者殊科，其存心積慮，非俗吏淺聞之所能及也。進士許岳等神躍氣揚，曰：「道之行也！」請予述其狀，以告來者。

《全宋文》卷一〇二六韓絳《講堂箴》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動而任於理，則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必以三才之原未始出乎一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發也，則粹德內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若忘，則與聖心會焉。所以八卦九章推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爲吉凶休咎之符者，非三才一原之效耶？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諸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於性理之常分爾。況乎學斯學者宜何如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爲能推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詭乎群物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肆情縱欲，暴蔑禮義，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咸，矧肯仁於親戚鄉黨乎？矧肯憂於鰥寡孤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違所以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

金木訊之，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道，而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詞以自矜，飾聲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於彼，而三者亦兼而有之矣。成都之學，郡國莫先焉，士人之衆，四方鮮擬者。其講堂舊卑隘，不足以容，諸生僉謂予曰：「蔣侯嘗建西學，後即毀撤，其基尚存，盍興築焉？」因相其所圖，構廣廈爲十有三筵，度深稱是。以甲辰歲三月庚申落成，耆幼縱觀，咸曰時當。於其旦，則先生正衣冠，帥諸生群萃於是，以習揖讓周旋之儀，相與衍聖經以明乎天道，治性情以全乎中庸，使父子兄弟，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老老幼幼一之乎大順。故伸而上之以事其君，則誠節於是乎立；推而下之以庇其民，則事業於是乎成。不自德而德隨之，不自功而功與之，使風化之盛不其廩廩乎！然則學校之設，將以講求三極之道，沉浸先王之澤，盡在是矣，豈曰無用之地、不急之務哉？予慮是堂異時或若西學之廢，輒爲之箴，以告當御。

休哉天民，有物有則。弗完厥中，自肆戕賊。聖哀其愚，化爰由默。圖維數施，明用俊德。學校之興，教育有經。賢率不肖，胥及群氓。豈伊異術，一本爾情。情之不極，淪以蹈刑。止邪未發，將保爾生。靡戢靡正，漬性之靈。自禽自棄，鳥足與齒。師生其難，思迪於禮。在昔有若，去座爲耻。賜不受命，萬世攸卹。矧過是者，言行之僞。敢登此堂，寧無內愧。斯庭燕閑，斯宇宏邃。揖讓威儀，講聞道義。下士背馳，君子來視。毋或壞墜，永錫爾類。

《全宋文》卷一七〇二黃慶基《論學校奏紹聖元年九月》 立學限以一年，考察無玷，方許應舉。其間行藝爲鄉閭推，考察最優者，自可保明，遣置太學。方今州郡未有學官處，可量士人多寡而增置之，或委長吏選擇郡官之有學問者兼領，庶幾庠序之教遍於天下，以增光盛世之治功，非小補也。

《全宋文》卷三五二夏竦《青州州學後記》 國家制天下，肇有十八路，京東首焉。西起甸服，東漸淮海，南略洙泗，北際河漢。關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闔之大，室居之盛，青復首焉。建隆距明道繼政四十有二，皆巖廟勳舊，臺閣材彥。方重鎮俗，嚴明馭下。信孚惠洽，吏端刑清。潤金石，謠誦，固亦多矣。若恢教化之原，崇學校之美，惟丞相太原公有焉。天聖七載，公委遠時柄，來牧故鄉，以平章庶務之心，斟酌元化之手，裁量一郡。豐功懿蹟，不容談矣。其最爲薦紳所稱道者，以公頃奉鄉書，偕郡計，冠多士，長百工，泊偃息作藩，雍容立政，事必敦本，仁不遺舊。忠也欲報朝廷而不已，德也將流里閭而不竭。于是出私俸，起